

佳作

作品：過於巨大的名字 得獎者：許芳綺

許芳綺，一九八六年生，景美女中、現就讀彰化師大。曾獲耕莘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現為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喜歡每一個無所事事的下午，閱讀、習字；喜歡一張CD就是一天；喜歡和幾個人相聚、消磨所有。

得獎感言：

被通知得獎之後，想起很多的生活片斷：和C、G、H在空教室內打牌、打賭，在S家打盹的下午，念作品給P聽以及每一個和苗聊到凌晨的日子（當然還有和我一樣害羞的R與家中的靜謐時光）。你們如此溫和地與我交織，讓我得以坐在這裡，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持續地抵擋、克制那些無可避免的恐懼和懷疑……

我感到平安、喜樂。



過於巨大的名字

等一下那個女人

名字叫媽媽的那一個

牽起另外一個我出門之後

我認為

天，就會幫我淋濕她們

再晚一點會有一個男人

回來，從異於出去的那扇

門。開關像帶有變動或遷徙的意味

回來的時候可能帶著糖果、玩具

以及

另外一個女人

聽說也叫，媽媽。

其實男人也有名字。

每個進來的男人

我們管他叫做

爸爸。

兩片薄薄的嘴唇輕輕合起

然後打開，一起牽手才能出去的那扇門

通往共同的未來

以及 媽媽

我們長得都一樣

會唱歌跳舞還會寫字說話

特別會對陌生人微笑

與自我介紹

我們都喜歡爸爸媽媽出現

任何一個都好，只是

兩個一起出現最好

代表我們會多出一個名字

或者稱號會長一點，例如：

我是有爸爸和媽媽的孩子

而非，我是

只有爸爸（或媽媽）的孩子

我們有很多人

常常玩著道別的遊戲

新的我會在此誕生

比較大的我可能有爸爸媽媽

長大之後的我

到哪裡去了呢？

——在夢中的捉迷藏裡

長大的我，一直沒有被抓到

傳說我們有另外一個名字
倔強地，我們都學不會
那兩個字。



評審意見

出口的可能

◎曾珍珍

國家認同、族裔認同、地域認同、性別認同；單向輪誠的認同、雙重涵容的認同、多向游移的認同；被愛戀紋身而甘願認同或因抗拒認同而選擇背離／逸逃——在脫序、變遷、越界、異國通婚頻仍發生的後現代，個人認同行為的多元差異不只是文化論述場域裡一項被反覆陳說的命題，落實到日常生活現場，認同的問題涉及到個人如何根據自己的情感依附、生命經驗、價值取向，以及對權力面具和位置的判讀與迎合（或抵抗），為自己的存在和所屬社群的未來畫定座標。能夠畫定座標，意味著擁有主體性的個人，置身在語言迷陣裡，尚覺略有能力使用語言，為自己的身心體驗、周遭事物和時局走向命名；換言之，主體昭彰的身分認同與發言位置和命名能力息息相關。

乍看之下，這首詩似乎以結尾的兩個空白方框留給讀者一道謎題，讓閱讀成為猜謎的遊戲。其實，與詩題前後呼應，它所著意揭顯的是詩中說話者語言的失能，由於無能命名，身分認同也就無所依附。詩中的後現代身分認同困境似乎隱約與台灣國族命運相互指涉；然而，這首詩，令人激賞地，在字義上完全抽離於任何政治情境之外，甚至讓人覺得上述政治寓喻的解讀是莫須有的比附。詩中的說話者對爸爸和媽媽這兩個名字其固定的內涵感到困惑、猶疑，顯然是一位因家庭的崩解而精神遭受創傷的女童；也就是說，透過模擬單親家庭女童的身心剝離、認知錯亂，這首詩讓我們窺見家庭的崩

解如何從根源處直接撞擊生命意義和性別認同的形成。古老的命題交織後現代的婚姻場景，悲憫與哲理對位並行，從迷惘到可能的解脫，整首詩的抒情高潮出現在女童自問自答的憧憬裡——「長大之後的我／到哪裡去了呢？／——在夢中的捉迷藏裡／長大的我，一直沒有被抓到」。我們彷彿可以體會：正是原創的思維、詩歌的想像，讓她一樣的精神孤兒們能夠與創傷結伴同行，在身分認同同時而交錯時而斷裂的匝道裡尋找意義的出口、自由的可能。